

石山福治《支那語辭彙》(1904)中的假名注音标记法¹

李 晶鑫

提要：20 世纪初，石山福治编写了当时体量最大，功能最为完整的一套中日对译辞典。1904 年出版的《支那語辭彙》即是该套辞典的起点。笔者通过对比，发现该辞典在语音标注系统方面并没有沿袭日本本土既已出现的标注方法，而是进行了大量的系统化的整理，编写出了一套更加简洁的注音系统。为探明这一新式注音系统的特征，本文将以该辞典中收录的威妥玛拼音为基础，对拼音中的声母和韵母的假名注音方法分别进行讨论，全面梳理该注音系统的标注方案。

关键词：中日辞典，北京官话，威妥玛拼音，假名注音

0. 引言

石山福治的《支那語辭彙》(为行文方便后文均简略为《辭彙》)出版于 1904 年，是日本本土汉语教育体系由南方官话转向北京官话后出版的第一部明确说明是以北京官话为基础的中日双语对译辞典。也是日本本土出现的第一本以欧美人所编汉英辞典为底本编纂的中日辞典。不仅如此，以该辞典为起点，石山福治还编写了《支那語大辭彙》《新支那大辭典》等一系列辞典。这套辞典体例上包括小型辞典、中型辞典、大型辞典。功能完整、内容丰富、受众广泛。这套辞典是日本 20 世纪初体量最大，功能最为完整的一套辞典，而作为该系列辞典的开山之作，《辭彙》的重要性显而易见。不仅在辞典编纂方面，石山福治在音韵学方面也有相当高的成就。比如，他 1925 年出版了一本音韵学方面的教科书——《攷定中原音韵》。这是研究中原音韵方面的学者们几乎无法绕过的一本著作。但是，仅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依然不知道他是如何学习，以及如何理解汉语发音的。因此，作为石山福治人生的第一本著作，《辭彙》中出现的这套假名拼音系统就显得尤为重要。

1. 石山福治生平的再考证

有关石山福治生平的相关资料非常少，从先行研究中能够得到的信息也极为有限。笔者曾经对石山福治的生平做过一次整体调查，得到了一些关于他生平的相关资料，并最终将其整理成了文章²。但是，有关他的生平，特别是音韵学方面，还有很多未知的地方。石山福治在音韵学方面有很高的成就。比如，他 1925 年出版了一本音韵学方面的教科书——《攷定中原音韵》。这是研究中原音韵方面的学者们几乎无法绕过的一本著作。但是，仅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依然不知

¹ [基金项目]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明治初期至昭和中期日本人所著汉语口语语法著述整理与研究”(批准号：20CYY028，项目主持人：卢晓)的阶段研究成果。

² 李晶鑫，石山福治(Ishiyama Fukuji)的生平及著作，《中国語研究》2019 年第 61 号，pp.78-95。

道他是如何学习、以及如何理解汉语发音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笔者以此问题为中心,再次扩大了搜索范围,最终又收集到了一些有关石山福治的零散信息。将其信息与先前的研究综合整理后,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笔者曾对《智环启蒙》在日本的流传使用情况做过讨论。石山福治极有可能出生于 19 世纪 60 年代。1895 年,石山福治加入奉公会,同年开始学习汉语。1898 年来到宫岛大八(宫岛咏士,1867-1943)所开设的善邻书院内继续学习中文。1901 年,石山福治第一次来华考察,在此期间开始收集汉语词汇。1903 年,在奉公会的会刊《奉公》上发表处女作文章《義和團と天主教》。1904 年,石山福治来到日本大学,在该学校担任讲师一职。但是他在此期间具体担任什么课程的讲师,目前为止仍尚不明确。同年,石山福治出版了其生涯中重要的一本著作:《支那語辭彙》。1905 年,石山福治编纂并出版了自己生涯的第一本教科书《支那語獨案内》。1908 年,为了探寻北京官话的源流,石山福治来到东京外国语学校(即现在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学习蒙古语,自此开始蒙古语和北京官话的对照研究。同年 2 月,石山福治成为奉公会的专门访问记者。1913 年,石山福治二次来华。此次来华石山福治主要在中国的中原地区活动,并在此期间收集了大量中原地区的各类方言。回国后,石山福治以中原地区各种方言为中心,对中原音韵开始了系统研究。另外,在 1913 年至 1914 年间,为了能和更多学者一起讨论汉语学习法以及普及中国相关知识,石山福治与其他十位汉语学者共同创立了正则支那语学会,并创办了会刊《新式支那語講義録》³。1920 年前后,石山福治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次来华石山福治在北京住了有半年左右的时间。期间石山福治经常与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专员黎锦熙、陈樊治、朱文熊等人交流学习,并从他们手中得到了很多“新音字”的相关资料。石山福治将这些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后,很快于次年就发表了一些有关“新音字”的文章⁴。除此以外,他还将这些资料与自己前两次来华时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综合分析,最终分别于 1923 年和 1925 年出版了有关音韵学研究的大成之作《支那現代音源流考》和《攷定中原音韵》。1934 年 5 月,石山福治受田中逸平(1882.2.2 - 1934.9.15)的推荐,来到大东文化大学并任汉语课代理讲师一职⁵。在此之后有关石山福治的相关信息目前仍无法确定,其过世时间也无法清楚考证。图 1⁶



³ 目前可查资料的范围内笔者推断石山福治很有可能是该学会的主要创办人。该学会的主要成员共有 10 人,分别为:石山福治、稻叶君山、冈本正文、関菊磨、宇佐美佑之、宫超健太郎、佐藤留雄、宫锦舒、神谷衡平、宫岛吉敏。

⁴ 在《攷定中原音韵》的序言中石山福治提到他在回到日本后很快就发表了这些文章。但是笔者通过大量调查,目前为止尚未发现这些文章。

⁵ 石山福治与田中逸平是至交好友。田中逸平在 1934 年 5 月 15 日去上海的途中罹患重症,5 月 23 日回到日本后即便立刻办理住院手续。石山福治在此时开始作为代课讲师开始授课的。拓殖大学创立百年史编纂室:《田中逸平 -イスラーム日本の先駆》,东京:大塚工艺,2002 年,第 355-359 页。

⁶ 该照片拍摄于京都府綾部市大本神苑,拍摄时间为大正 14 年 1 月 21 日(1926.1.21)。右数第一位为

从上面的内容可以看出, 石山福治在《攷定中原音韵》出版之前的 1908 年左右, 就已经开始着手研究汉语发音了。而实际上, 在更早的 1904 年左右, 石山福治在《支那語辭彙》(1904) 和《支那語獨案内》(1905) 中, 石山氏就已经开始对汉语发音方法, 以及汉语发音的重要性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比如《支那語獨案内》(1905) 的序言里就有这样的文字:

蓋し現時の支那語には、或は南京語といふものあり、或いは廣東臺灣の語あり、細かに之が分類を爲さむか、全國各地各々特異の言語を有して、相互の不通時に外國人にも似たるが如き事さへあれど、夫の北京官話は是等凡ての標準語にして、其通用の範圍全國の大部分に渉り、如何なる邊陲の地に到るも、中流以上の人士又は其地の官吏などに會せば、必らず以て通ずべしといふ、北京官話が凡ての支那語を代表する決して所以なきにあらざるなり。

凡そ何國の語に限らず、語學の獨習程困難にして、効を成さざるものは無き筈なるも、而かも勉強習熟撓むなければ、必らず事實に其効を擧ぐることを得べく、支那語に在つても亦然り、人若し志ありて此に従ひ始めの興味薄きに倦まずして熱心習熟に努めなば成功期して待つべきなり、唯支那語には啻に獨習の大難物たる雜多の發音あるのみならず、更に他國語に類のなき四聲といふものあるをもて、自修者若し便あれば其大體丈けを師に學ぶか、否らざれば自ら堅忍の工夫を積み必らず其正に近くの決心を以て此研究に従はざる可らず。⁷

从上文可以看出, 石山福治首先确定了汉语学习的主要对象是北京官话, 并指出了北京官话的优势所在。因此, 石山福治的绝大多数词典以及教科书, 都是以北京官话为中心编写的。同时, 在“汉语是否适合自修”这一问题上, 他认为汉语是可以自学的, 但是难度很高, 要有相当大的决心以及相当多的努力才能成功。并且, 他还指出了汉语自修最大的困难就是发音, 特别是汉语的四声系统。

虽然在这本书中石山福治并未对汉语发音, 特别是每个音节应该如何发音做更详细的解释。但是, 在早于它一年出版的《支那語辭彙》中, 石山福治编写了一套全新的汉语拼音的日语假名标注方案。这也是他众多音韵相关的著作中提出的第一套针对汉语拼音(即当时的威妥玛拼音)的假名标注方案⁸。

2. 《支那語辭彙》中的注音系统

田中逸平, 第二位为石山福治。《靈界物語》, 第 54 卷真善美愛已之卷, 1925, 京都: 天声社, 扉页。

⁷ 石山福治:《支那語獨案内》, 1905, 东京: 文求堂, 例言 pp.2-5。

⁸ 李晶鑫(2021)中有关于初版《支那語辭彙》整体编纂特征的分析。李晶鑫: 近代日本本土中日辞典的革新与发展 -浅谈石山福治的《支那語辭彙》(1904),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21 年第 14 号, pp.157-174。

《辭彙》是洋式装帧，书高 15.7cm，宽 11cm，厚度约 3cm。整书包含扉页 1 页，例言 5 页，正文 496 页。辞典正文分上下两层，竖排书写。词条采用“单字（例词）— 释义”的结构编写。辞典正文前后共附有两套索引，其中正文前为“假名注音（威妥玛拼音）”索引，顺序为五十音顺。正文后是“威妥玛拼音（假名注音）”索引，顺序为 ABC 顺。

《辭彙》在给单字标注音节时，所有注音都标注在汉字的右侧。并且只有日语假名标注，没有罗马字注音。另外，本辞典按照传统汉日辞典的方法，使用符号“○”标注在单字四周，用以标注音调。其标注顺序为：上平→左下、下平→左上、上声→右上、去声→右下。最后，辞典利用音调符号，以实心 and 空心用以区分送气音和不送气音。所以，单纯只看假名注音的话，是无法分辨该音是送气音还是不送气音的。



图 2 《辭彙》中单字发音的标注方法

《辭彙》共出现了两套注音系统。其中一套为以威妥玛拼音为基础的罗马字标注系统。该系统只出现在了索引中，正文中并未被使用。《語言自邇集》（1867）中共计收录了 420 个音节，而《辭彙》收录了其中的 394 个⁹。

辞典中出现的另一套注音系统就是以威妥玛拼音为基础的日语假名标注系统。假名注音除了出现在汉字的右侧外，正文前后的两套索引中也都有假名注音。另外，由于辞典正文全部按照五十音图进行排序，因此出现了声母，但是该声母下的所有音节却可能并未排在一起的现象¹⁰。

以日语假名标注汉语拼音的注音方式并非石山福治首创，早在明治时期中前期就已经出现了。比如 1877 年颖川重宽编写的《大清文典》中就有较为完整的标注方案。但是，由于在 1876 年之前日本的汉语教育指的还是南京官话教育，因此在明治前中期出版的辞典和教科书中的注音都大多都是以南京官话，或是其他一些地方方言的发音为主，如杭州音系、福州音系、漳州音系等等。1876 年 9 月，东京外国语学校汉语科正式将北京官话作为教学对象，并且引入威妥玛的《語言自邇集》作为教学课本。自此开始，日本的汉语教育体系逐渐从南京官话教育转型为北京官话教育¹¹。这段时期的日本国内以《語言自邇集》为基础的教科书层出不穷，一些汉语教育学者也开始尝试用日语假名标注威妥玛拼音。比如，在 1879 年广部精的《亞細亞言語集》就已经出现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标注方法。然而，通过对比不难看出，《辭彙》与《亞細亞言語集》之间的假名注音拼写方案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至于“为什么要提出一个新的注音方案？”这一问题，《辭彙》的序言中有所提及：

⁹ 未收音节有：chei、ch'iai、chio、ch'io、ch'uo、ch'uo、êng、hsio、hsüo、k'ei、lio、lüan、lüeh、lün、l'uo、miu、nüeh、nüo、nun、o、pou、ts'uan、yai、yi。

¹⁰ 石山福治曾经尝试使用いろは顺序编写辞典，但最终放弃。石山福治：《支那語辭彙》，1904，东京：文求堂，例言 pp.1-2。

¹¹ 六角恒广：《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1988，东京：东方书店，pp.119-134。

本書の編纂に際り著者の最も困難を感じたるは我が片假名を以て支那語の正音を表はすことにありたるが從來支那聲音に關する多くの著書は概ね非常の難解に偏らざれば乃ち餘りに簡に過ぎて正鵠を得るに苦しむ等の不便あり、一も初學者に適するものなし、著者は可成此不便を除かむことを努め最も邦人の解し易くして而かも正音に近くの法を採れり、左に其稍々難解なる二三の説明を試みむ。¹²

总体来说, 石山福治对当时已然存世的假名注音系统是非常不满的。他认为当时出版的各种关于汉语发音的著作, 不是偏于晦涩, 就是过于简略。尤其对于初学者来说几乎找不到合适的工具书。为了能让日本人能更快速地掌握汉语读音, 他才专门设计了这套标注方案, 并借由辞典尝试推广。接下来, 本文将以《辞彙》中收录的威妥玛拼音为基础, 分析书中假名标注方案的具体标注方法。

3. 《支那語辭彙》假名注音系统中声母的标注方法

辞典序言中并没有对声母的假名标注法做任何说明。笔者将辞典中的声母标记做了整体梳理, 发现石山福治在标注声母假名时, 总体上并不是利用日语来描述汉语发音, 而是根据声母字母和韵母字母首字母, 两者相拼直接得来的。并且拼写时是按照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1867)的规则进行标注的, 比如: $pa \rightarrow$ パー(爸)¹³。同时, 由于送气符号跟着音调标注在了汉字四周, 因此仅仅从假名注音上是看不出送气音与不送气音的区别的, 比如音节“p'a” 同样会标记为“パー(爬)”。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石山福治并不是一程不变地严格按照上述拼写规则来标记发音, 而是会出现一些规律性的变化。本文将分别对双唇音、唇齿音、舌尖中音、舌根音、舌面音、舌尖前音、以及舌尖后音这七个部分进行讨论, 总结《辞彙》中声母的标记方法以及变化规律。

3.1. 双唇音 $p\ p'$ 和唇齿音 f

表 1 双唇音 $p\ p'$ 和唇齿音 f 的标注方法

声母	假名	所对应的韵母 (括号中为例字)
p	パ	a (八) ai (白) an (半) ang (棒) ao (保)

¹² 石山福治:《支那語辭彙》, 1904, 东京: 文求堂, 例言 pp.2-3。

¹³ 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ヘボン式ローマ字)。该系统是由美国籍牧师詹姆斯·柯蒂斯·赫本(James Curtis Hepburn, 1815-1911)所设计, 是日本本土出现的第一套假名与罗马拼音之间有严格的一对一关系的日语标注系统。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随《和英語林集成》一起发表于 1867 年。《和英語林集成》共有四版, 包括手稿本、初版、再版、三版。其中每版辞典中的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也都略有不同。《和英語林集成》手稿本现存于日本明智学院大学图书馆。据该图书馆考证, 手稿本应完成于 1864 年前后, 作者同为詹姆斯·柯蒂斯·赫本。其它三版分别出版于 1867 年、1872 年、1886 年。由于石山福治的《辞彙》出版于 1904 年, 因此本文参考的是与其年代最近的第 3 版表记法。另外本稿中出现的一些各版表记法的横向对比, 该部分内容均参考了明智学院大学图书馆的公开数据库的数据。数据库信息如下: <https://mgda.meijigakuin.ac.jp/waei/roma.html>。

	ペ	ei (背) ên (本) êng (崩)
	ピ	i (筆) iao (表) ieh (憋) in (斌) ing (病)
	ポ	o (博)
	プ	u (不)
p'	パ	a (怕) ai (排) an (盤) ang (胖) ao (跑)
	ペ	ei (配) ên (盆) êng (朋)
	ピ	i (匹) iao (漂) ieh (撇) in (品) ing (平)
	ポ	o (破) ou (剖)
	プ	u (譜)
m	マ	a (媽) ai (買) an (慢) ang (忙) ao (毛)
	メ	ei (每) ên (門)
	ミ	i (米) iao (秒) ieh (滅) ien (棉) in (民) ing (明)
	モ	êng (孟) o (摸) ou (某)
	ム	u (目)
f	フ	a (發) an (飯) ang (放) ên (分) êng (風) o (佛) ou (否) u (富)

从表 1 可以明显看出，石山福治在标注双唇音时，全部是在平文式罗马字的框架下进行标注的。但是，唇齿音 f 在拼写时，被统一标注为“フ”，假名标注并不会随着后方韵母首字母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看出，石山福治认为唇齿音 f 在拼读音节时韵母部分不会对声母产生影响。

3.2. 舌尖中音 t t' n l

表 2 舌尖中音 t t' n l 的标注方法

声母	假名	所对应的韵母 (括号中为例字)
t	タ	a (大) ai (代) an (但) ang (當) ao (到)
	ト	ê (德) êng (等) o (多) ou (斗) u (突) uan (短) ui (對) un (頓) ung (東)
	テ	ei (得) i (地) iao (掉) ieh (跌) ien (電) ing (訂) iu (丟)
t'	タ	a (塔) ai (太) an (談) ang (趟) ao (套)
	ト	ê (特) êng (疼) o (託) ou (偷) u (圖) uan (團) ui (推) un (吞) ung (同)
	テ	i (提) iao (調) ieh (帖) ien (天) ing (聽)
n	ナ	a (拿) ai (奶) an (難) ang (囊) ao (鬧)
	ネ	ei (內) ên (嫩) êng (能)

	ニ	i (你) iao (鳥) ieh (捏) ien (年) in (您) ing (寧) io (虐) iu (牛) ü (女)
	ノ	o (挪) ou (耨)
	ヌ	u (努) uan (暖) ung (弄)
1	ラ	a (拉) an (藍) ang (郎) ao (老)
	レ	ê (樂) ei/êi (類) êng (冷)
	リ	i (里) ia (倆) iang (兩) iao (聊) ieh (列) ien (連) in (林) ing (領) io (略) iu (六) ü (率)
	ロ	o (羅) ou (樓) uan (亂) un (論) ung (龍)
	ル	u (路)

舌尖中音的标注方法与双唇音类似，都是由声母与韵母首字母直接拼写而成，但是具体情况相较于双唇音会复杂一些：

首先，声母 t 和 t' 在标注时，如果韵母首字母为“a”，标注为“タ (ta)”¹⁴。韵母首字母为“e”，标注为“テ (te)”的半浊音“テ̣”。但是实际上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并没有假名“テ̣”。因此此处应当是石山福治借助日语假名的音节构造和日本人熟悉的语音结构，来近似再现汉语发音的结果。而当韵母起始为 i 时，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同样没有对应“ti”的假名，因此石山福治在此处是应当是以相同的理由标注成“テ̣”。而当韵母首字母为“ê”“o”“u”时，由于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to”所对应的假名有两个，分别为“ト”和“トウ”。同时，石山福治认为汉语中“ê”是介于“オ”和“エ”之间的音，因此此处石山福治将三者统合标记成了“ト (to)”¹⁵。

其次，声母 n 在标注时，是完全使用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进行转写的。而声母 l 在标注时，由于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并没有“la”“li”“lu”“le”“lo”相对应的假名，因此石山福治在标记声母 l 时，是借用“r”拼写而成的¹⁶。另外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韵母 ü。由于石山福治认为韵母 ü 是一个介于“イ”和“ウ”之间，并且更偏向“イ”的音，因此在标注声母 n 和 l 时，他以字母“i”来代替韵母 ü，分别将二者标注成了“ニ (ni)”和“リ (ri)”¹⁷。

3.3. 舌根音 k k' h

表 3 舌根音 k k' h 的标注方法

声母	假名	所对应的韵母 (括号中为例字)
k	カ	a (沓) ai (該) an (幹) ang (剛) ao (高)

¹⁴ “タ (ta)”中“タ”为假名标注，括号中“ta”则为第 3 版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该假名所对应的罗马字。本稿统一采用此方式对假名进行说明，后文将不再赘述。

¹⁵ 有关韵母 ê 的发音特征与标注方法，在下章内容中有详细论述。

¹⁶ 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ra”“ri”“ru”“re”“ro”的对应假名分别是“ラ”“リ”“ル”“レ”“ロ”。

¹⁷ 有关韵母 ü 的发音特征与拼写方法，在下章内容中有详细论述。

	ケ	ei (給) ên (跟) êng (更)
	コ	o (個) ou (夠)
	ク	u (古) ua (瓜) uai (怪) uan (館) uang (逛) uei (館) un (滾) ung (工) uo (過)
k'	カ	a (卡) ai (開) an (看) ang (扛) ao (靠) ou (口)
	ケ	ên (肯) êng (坑)
	コ	o (科)
	ク	u (哭) ua (誇) uai (快) uan (寬) uang (框) uei (虧) un (困) ung (空) uo (闊)
h	ハ	a (哈) ai (海) an (漢) ang (航) ao (好)
	ヘ	ei (黑) ên (很) êng (恆)
	ホ	o (合) ou (後) u (糊) ua (話) uai (壞) uan (換) uang (黃) ui (會) un (混) ung (紅) uo (貨)

舌根音在标记时，其中 k 和 k'是按照平文式罗马字的拼写规则进行标注的。但是声母 h 在拼写时，在韵母起始为“u”的情况下，如果按照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的规则，罗马字“hu”是没有其对应假名的。然而，在该表记法中，“ho”对应的假名为“ホ”与“ホウ”，其中实际上包含了“o”与“u”两个音素。因此，当韵母首字母为“o”和“u”时，石山福治将声母 h 统一标注成了“ホ(ho)”¹⁸。

3.4. 舌面音 ch ch' hs

表 4 《辭彙》舌面音 ch ch' hs 的标注方法

声母	假名	所对应的韵母 (括号中为例字)
ch	チ	i (幾) ia (家) iang (講) iao (叫) ieh (節) ien (見) in (近) ing (靜) iu (九) iung (窘) ü (句) üan (券) üeh (絕) ün (君)
ch'	チ	i (七) ia (恰) iang (牆) iao (橋) ieh (切) ien (錢) in (勤) ing (清) iu (求) iung (窮) ü (去) üan (全) üeh (確) ün (群)
hs	シ	i (西) ia (下) iang (想) iao (小) ieh (寫) ien (先) in (新) ing (性) iu (休) iung (凶) ü (需) üan (選) üeh (學) ün (訓)

石山福治在标注舌面音时与唇齿音 f 相似，三个声母都只有唯一的标注，声母的拼写与韵母首字母没有任何关联。其中 ch 和 ch'的标注同为“チ(chi)”，声母 hs 标注为“シ(shi)”。

3.5. 舌尖前音 ts/tz ts'/t'z s/ss

¹⁸ 从声母 t 和 t'和 h 的标记特征中可以看出，石山福治认为韵母 u 在实际中至少有两个不同的音——“o”和“u”。有关韵母 u 的发音特征与拼写方法，在下章内容中有详细论述。

表 5 舌尖前音 ts/tz ts'/t'z s/ss 的标注方法

声母	假名	所对应的韵母 (括号中为例字)
ts	ツ	a (雑) ai (在) an (咱) ang (隣) ao (早) ê (則) ei (賊) ên (怎) êng (増) o (做) ou (走) u (組) uan (鑽) ui (最) un (尊) ung (宗)
tz	ツ	u (子)
ts'	ツ	a (擦) ai (菜) an (慘) ang (倉) ao (草) ê (測) ên (岑) êng (曾) o (錯) ou (湊) u (粗) ui (催) un (存) ung (叢)
t'z	ツ	u (此)
s	サ	a (撒) ai (塞) an (三) ang (桑) ao (掃)
	ス	o (所) ou (搜) ê (色) ên (森) êng (僧) u (速) uan (算) ui (歲) un (孫) ung (送)
ss	ス	ũ (絲)

舌尖前音 ts/tz 和 ts'/t'z 同样只有唯一的标注“ツ (tsu・tsz)”¹⁹。而声母 s/ss 在标注时出现了两种情况: 当韵母首字母为“a”时, 标注为“サ (sa)”; 当韵母首字母为“ê”“o”“u”时, 标注统一为“ス (su)”。需要注意的是, 当该组韵母与单韵母 u 拼写时, 声母罗马字虽然变为 tz、t'z、ss, 但假名标注没有任何变化。

3.6. 舌尖后音 ch ch' sh j

表 6 舌尖后音 ch ch' sh j 的标注方法

声母	假名	所对应的韵母
ch	チ	a (札) ai (宅) an (站) ang (章) ao (找) ê (者) ên (真) êng (整) o (桌) ou (州) u (住) uan (轉) ui (追) un (准) ung (中) ih (之)
ch'	チ	a (查) ai (柴) an (産) ang (長) ao (超) ê (車) ên (陳) êng (成) o (戳) ou (瞅) u (出) ui (吹) un (春) ung (充) ih (喫)
sh	シ	a (沙) ai (曬) an (山) ang (上) ao (少) ê (設) ên (深) êng (生) ou (收) u (書) ua (刷) uai (摔) uan (栓) uang (爽) ui (水) un (順) ih (食)
j	ラ ^ゝ	an (然) ang (讓) ao (繞)
	ル ^ゝ	u (如) ê (熱) êng (仍)
	リ ^ゝ	ih (日) ên (人)

¹⁹ 假名“ツ”在各版平文式罗马字表记法中对应的罗马字略有不同。其中手稿版标记法对应的罗马字共有四个, 分别为 ts, tsz, ts', tz。初版表记法则统一采用 tsz 一种形式。从第 2 版开始变为大家更为熟知的 tsu。因此笔者认为石山福治在标记此处声母时, 同时参考了初版表记法的可能性很高。

	ロゝ	o (弱) ou (肉) uan (軟) ui (瑞) un (潤) ung (榮)
--	----	--

舌尖后音中的声母 **ch**、**ch'**、**sh** 都只有唯一的标注，且与舌面音标记完全相同：**チ** (**chi**)、**チ** (**ch'i**)、**シ** (**shi**)。

值得注意的是声母 **j**。首先，该组声母在拼写时和双唇音等一样，会根据韵母起始字母的不同产生变化：当起始为“**a**”时，标注为“**ラゝ**”；当起始为“**u**”时，标注为“**ルゝ**”；当起始为“**i**”时，标注为“**リゝ**”；当起始为“**o**”时，标注为“**ロゝ**”。另外，当起始字母为“**ê**”时又分为两种情况：当韵母为 **ê** 和 **êng** 时，标注为“**ルゝ**”；当韵母为 **ên** 时，标注为“**リゝ**”。而当韵母起始字母为“**u**”时，只有单元音韵母的情况下会被标注为“**ルゝ**”，其他的所有情况下则均被标注为“**ロゝ**”。

其次，如果按照平文式罗马字的规则，“**ja**”“**ju**”“**ji**”“**jo**”所对应的假名分别为：“**ジャ**”“**ジュ**”“**ジ**”“**ジョ**”，这明显与实际发音有很大的出入。实际上，该组声母同样是借助“**r**”进行标注的。但与舌尖中音 **l** 不同的是，石山福治在该组假名后统一添加了符号“**ゝ**”。关于这个符号，石山福治在序言中有如下说明：

アゝルは英子 **er** を以て表はすべき音にして、ア音に濁音あるものと見做し發音すれば其正を得べし。エゝ エン (**ên**) オゝ ー (**o**) オゝ ーウ (**ou**) ラゝ オ (**jao**) ラゝ ン (**jan**) ラゝ ヌ (**jang**) リゝ ー (**ji**) リゝ エン (**jên**) ルゝ ウ (**ju**) ルゝ オ (**jo**) ルゝ オヌ (**jêng**) ロゝ オ (**jê**) ロゝ オウ (**jou**) ロゝ イ (**joi**) ロゝ ン (**jun**) ロゝ ヌ (**jung**) ロゝ アン (**juan**) 等皆アゝルの例に同じ。²⁰

可以看出，石山福治认为一些假名做浊音处理，就能发出与卷舌元音 **er** 高度相似的发音。因此笔者认为这里的“**ゝ**”与其说是浊音符号，不如说是卷舌符号可能更为贴切。

3.7. 小结

总体来说，石山福治在思考如何拼写声母时，很好地将平文式罗马字标注法和威妥玛拼音进行了连接。这样做可以最大程度让汉语初学者在自己熟悉的日语环境下，就能快速读出近似的发音。尤其是将唇齿音、舌面音，舌尖前音，以及舌尖后音（除 **j** 以外）做了唯一标注。这部分声母的发音方法本是汉语学习的难点，然而这些固定假名的出现大大简化了初学者在学习汉语发音时的学习成本，但是同时的确牺牲掉了一部分的正确性。更重要的是，石山福治还提出了卷舌符号“**ゝ**”的概念，很好地将卷舌音与日语发音结合在了一起。这一做法极大程度地降低了初级汉语学习者对卷舌音发音的学习门槛。由此可见石山福治在编写辞典时，更侧重于快速应用而不是深入学习，这与他一贯的汉语教学理念也是相符的²¹。而当在标注双唇音，舌尖中音，舌根音，以及舌

²⁰ 石山福治：《支那語辭彙》，1904，东京：文求堂，例言 p.3。需要注意的是，序言中音节“**jo**”给出的标注为“**ルゝ オ**”，但在正文以及索引中标注中“**jo**”均标记为“**ロゝ オ**”。另外，词典正文中也并未收录 **o**、**ou**、**joi** 这三个音节。

²¹ 石山福治认为中日两国之间没有有效的交流和沟通是产生激烈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日本普

尖后音 j 时出现的诸多变化, 应当是与韵母发音 (尤其是 u 和 ê) 的实际情况有很深的联系。

4. 《支那語辭彙》假名注音系统中韵母的标注方法

在《辭彙》(1904) 中收录有 7 个单元音韵母 a、o、e、ê、i、u/ũ、ü, 以及一个卷舌元音 er。经笔者整理, 发现它们对应的假名基本固定, 分别为“ア”“オ”“エ”“エヘオ”“ウ”“ユ”和“アル”。另外, 韵尾部分中前鼻音标注为“ン”, 后鼻音标注为“ヌ”。《辭彙》中的所有韵母都是遵循“韵头、韵腹、韵尾”的顺序进行标注的。并且大多数韵母都是借助上述假名依序构成, 因此本文将上述假名称为“基础假名”。另外,《辭彙》中还呈现出若干较为统一的标注规律:

- ① 由于声母标注中的双唇音、舌尖中音、舌根音, 以及舌尖后音 j 的假名是由声母和韵母首字母组合转写而来的, 因此这些声母所对应的假名实际上已经包含了韵母首字母发音。因此, 当这些声母后接的是单元音韵母时, 韵母本身不标注, 而是改为长音符号: k'a (卡) → カー、la (拉) → ラー (拉)。另一方面, 当这些声母后所接的是复元音韵母时, 韵母首字母的假名同样不标注, 韵母假名后直接标注韵腹和韵尾部分: k'ai (開) → カイ、lao (老) → ラオ。
- ② 当声母为唇齿音、舌面音, 舌尖前音, 以及出 j 外的其它舌尖后音的音节时, 因为这部分的声母的假名标注是由声母与一个固定音素拼写得来的。因此当韵母首字母与固定音素相同时, 韵母首字母同样不会标注: fu (服) → フー、shih (食) → シー。另外, 当韵母首字母与固定音素不同时, 韵母全体按照韵头、韵腹、韵尾的顺序逐一标注: chang (長) → チアヌ、fei (非) → フェイ。

当然, 韵母的假名标注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时会因为实际发音的不同而产生一些变化, 本文将这些变化假名称为“衍生假名”。笔者通过整理, 发现每个韵母的注音变化如下:

表 7 《辭彙》中韵母的注音变化

韵母	基础假名	衍生假名
a	ア	ヤ
o	オ	ヨ ウオ
e	エ	
ê	エヘオ	エ オ
i	イ	エ

及汉语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这是他倾注毕生精力编写各种词典以及教科书的根本理由之一。也是由于这个原因, 他编写的词典以及教科书都有如下几个特点: 重视发音、注重应用、快速掌握、面相自学者以及初学者。李晶鑫: 近代日本本土中日辞典的革新与发展 - 浅谈石山福治的《支那語辭彙》(1904),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21 年第 14 号, pp.157-174。

u/ũ	ウ	ヨ ュ オ
ü	ユ	
er	ア゛ル	

可以看出，除了“e”“ü”和卷舌元音“er”外，其他韵母都是有多个假名与其相对应的。接下来，本稿将以“零声母音节”、“声母 + 单元音韵母”、“声母 + 复元音韵母”三种情况，逐一分析每组韵母的标注方法，并尝试寻找其标注规律。

4.1. 韵母 a 的标音方法

韵母 a 在一般情况下都标注为“ア”。但是，韵母 ao、an、ang 在实际标注时，有时会增加“i”的音，标注变为“ヤ”。韵母 a 的注音方法如下所示：

(1) 零声母音节

韵母 a 全部标注为“ア”：ai（愛）→ アイ。

(2) 声母 + 单元音韵母 a

单元音韵母 a 全部标注为“ア”：tsa（雑）→ ツア。

(3) 声母 + 以 a 为韵头的复元音韵母

以韵母 a 为起始的复元音韵母在标注时，绝大多数情况下会省略“a”的假名标注：kao（高）→ カオ。但是：

- ①. 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时，韵母前增加“i”音，韵母 a 标注变为“ヤ（ya）”：ch’ao（吵）→ チャオ。
- ②. 声母为舌尖后音 sh 时，如果韵母为 a 和 an，韵母前增加“i”音，韵母 a 标注变为“ヤ（ya）”：shan（山）→ シヤン²²。其他情况不增加“i”音，均标注为“ア”：shang（尚）→ シアヌ。

4.2. 韵母 o 的标音方法

韵母 o 在拼写时，除了“オ”的发音以外，在实际标注中有时还会掺杂“i”或“u”的音。另外复元音韵母“ou”发音时还出现了卷舌的情况。韵母 o 的注音方法如下所示：

(1) 零声母音节

零声母音节中，辞典中只有一个音节“ou”，标注为卷舌音“オ゛ー”：ou（謳）→ オ゛ーウ。

(2) 声母 + 单元音韵母 o

韵母 o 多数情况下标注为“オ”：fo（佛）→ フオ。但是：

- ①. 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时，韵母前增加“i”音，韵母 o 标注变为“ヨ（yo）”：cho（卓）→ チヨ。

²² 该处变化与（3）-①的变化理由相同，应该都与韵母标注时的固定音素有关。

- ②. 声母为舌尖前音 ts、ts' 时, 韵母前增加“u”音, 韵母 o 标注变为“ウオ (uo)”:
tso (作) → ツウオ。

(3) 声母 + 以 o 为韵头的复元音韵母

以韵母 o 为起始的复元音韵母只有“ou”。该复韵母在标注时共有两种情况:

- ①.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韵母 o 都被标注为“オ”, 并且在拼写时不会改为长音符号“ー”, 也不会被直接省略: kou (狗) → コオウ, p'ou (婆) → ポオウ。
②. 当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sh 时, 韵母前增加“i”音, 韵母 o 标注变为“ヨ (yo)”²³: shou (手) → シヨウ, chou (州) → チヨウ。

4.3. 韵母 e 的标音方法

韵母 e 在辞典中只收录了一个音节“ei”, 并且韵母 e 只标注为“エ”。其中, 当声母为双唇音 p、p'、m, 舌尖中音 n, 以及舌根音 k、h 时, 韵母假名会被省略, 例如: hei (黑) → ヘイ, mei (美) → メイ。但在其它声母的情况下, 韵母假名皆不省略: fei (費) → フェイ, dei (得) → デエイ。

4.4. 韵母 ê 的标音方法

辞典中与韵母 ê 相关的音节只有三个: ê、ên、êng。对于韵母 ê 的发音方法, 石山福治认为该韵母的发音应当介于日语“エ”和“オ”之间。因此他建议学习者在练习这个韵母的发音时, 可以通过从“エ”向“オ”逐步过渡, 来寻找最接近的发音²⁴。在实际标注时, 石山福治在拼写包含韵母 ê 的音节时, 绝大多数都会以图 3 的形式进行标注 (为行文方便, 本文将图中的标识记为“エヘオ”)。另外, ên、êng 中前鼻音标注为“ン”, 后鼻音标注为“ヌ”。韵母 ê、ên、êng 的注音方法如下所示:



图 3 韵母 ê、ên、êng 在《辞彙》中的标注方法

(1) 零声母音节

零声母音节只有 ê 和 ên 两种, 其中:

- ①. 单元音韵母 ê, 标注为卷舌音“オゝー”: ê (阿) → オゝー。
②. 韵母 ên, 标注为卷舌音“エゝ”, 并且会在之后添加拗音“エ”: ên (恩) → エゝ
エン。

(2) 声母 + 单元音韵母 ê

²³ 该处变化与 (2) -①、(2) -②的变化理由相同, 应该都与韵母标注时的固定音素有关。

²⁴ 石山福治:《支那語辭彙》, 1904, 东京: 文求堂, 例言 p4。

- ①. 单元音韵母 ê 在标注时, 绝大多数情况下标注为“エヘオ”: chē (這) → チエヘオ。
 - ②. 当声母为舌尖后音 j 时, 韵母 ê 发音靠向“オ”: jē (熱) → ルゝオ。
- (3) 声母 + 以 ê 为韵头的复元音韵母

以 ê 为韵头的复元音韵母只有 ên 和 êng。这两个音节的标注情况略微复杂, 两个音节在大多情况都会发生音阶变化, 其中:

- ①. 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sh 时, 如果音节为“ên”, 韵母 ê 发音靠向“エ”, 标注为“エ”: chên (真) → チエン, shên (身) → シエン。如果音节为“êng”, 韵母 ê 发音介于“エ”“オ”之间, 标注为“エヘオ”: chêng (整) → チエヘオヌ, shêng (声) → シエヘオヌ。
- ②. 声母为舌尖后音 j 和唇齿音 f 时, 如果音节为“ên”, 韵母 ê 发音靠向“エ”, 标注为“エ”: jên (人) → リゝエン。如果音节为“êng”, 韵母 ê 发音靠向“オ”, 标注为“オ”: jêng (仍) → ルゝオヌ。
- ③. 声母为双唇音 m 时, 如果音节为“ên”, 韵母 ê 发音靠向“エ”, 但是韵母本身不标注: mên (门) → メン。如果音节为“êng”, 韵母 ê 发音靠向“オ”, 但是韵母本身不标注: mêng (梦) → モヌ。
- ④. 舌根音 h 时, ên 和 êng 中“ê”发音均靠向“エ”, 但是韵母本身不标注: hên (很) → ヘン、hêng (哼) → ヘヌ。
- ⑤. 两个韵母在其他情况下均标注为“エヘオ”: gêng (更) → ケエヘオヌ。

总体而言, 石山福治虽然认为韵母 ê 的发音介于日语“エ”和“オ”之间, 但是从实际标注情况来看, 石山福治认为韵母 ê 在部分情况下发音会更接近于“エ”或者“オ”, 而不是两者之间。比如, 韵母 ê 在零声母条件下会更接近于“オ”, 并且发音与韵母 ou 类似会发生卷舌, 标注为“オゝ一”。但是韵母 ên 在零声母条件下发音会更接近于“エ”, 同时也会发生卷舌, 标注为“エゝエ”。另外, 从韵母 ên 和 êng 的标注情况来看也能看到类似情况: 韵母 ên 在发音时更多会偏向“エ”, 韵母 êng 在发音时更多会偏向“オ”。

4.5. 韵母 i 的标音方法。

石山福治在一般情况下都是用假名“イ”来标注韵母 i 的, 只在零声母音节的情况下, 有时会标注成、或者增加“エ”音。而当韵母 i 作为韵头时, 标注的变化主要与韵腹部分有关, 尤其是当韵腹为“a”“u”“e”时, 经常会先与韵腹进行拼写, 标注成“ヤ (ya)”“ユ (yu)”, 或者“エ (ye)”²⁵。韵母 i 的注音方法如下所示:

(1) 零声母音节

²⁵ 假名“エ”在手稿版表记法中共有两个对应罗马字: ye, e。初版表记法中统一成 ye, 第3版后又变为 e。因此笔者认为石山福治在标记此处时, 也有可能参考了初版的表记法。

- ①. 单元音韵母 i 标注为“イ”，音节末尾增加长音符号“一”：yi（一）→ イー。
 - ②. 复元音韵母 ia、iao、iang。标注时韵头 i 先与韵腹 a 进行拼写，标注为“ヤ”：yao（腰）→ ヤオ，yang（羊）→ ヤヌ。
 - ③. 复元音韵母 ieh、ien。韵头 i 先与韵腹 e 进行拼写，标记为“エ”。同时韵腹 e 不省略，标注为拗音“エ”：yeh（也）→ エエー，yen（煙）→ エエン。
 - ④. 复元音韵母 in、ing。韵母前增加“e”音，韵母 i 标注变为“エイ（ei）”：yin（音）→ エイン，ying（英）→ エイヌ。
 - ⑤. 复元音韵母 iu。标注时韵头 i 首先与韵腹 u 进行拼写，标注为“ユ”，音节末尾增加长音符号“一”：yu（優）→ ユー。
 - ⑥. 复元音韵母 iung。标注时韵头 i 首先与韵腹 u 进行拼写，标注为“ユ”。同时韵腹 u 不省略，标注为“オ”：yung（庸）→ ユオヌ。
- (2) 声母 + 单元音韵母 i、ih
- ①. 声母为双唇音 p、p'、m，舌尖中音 t、t'、n、l，以及舌面音 ch、ch'、hs 时，威妥玛拼音标注为“i”，假名标注为“イ”，其中：
 - a) 当声母为双唇音 p、p' 时，假名标注省略为长音符号“一”：p'i（皮）→ ピー。
 - b) 声母为舌尖中音 t、t'、l，以及舌面音 ch、ch'、hs 时，假名标注不省略：chi（几）→ チイ。
 - c) 声母为双唇音 m 和舌尖中音 n 时，假名“イ”不省略，音节末尾增加长音符号“一”：ni（你）→ ニイー。
 - ②. 韵母与舌尖后音 ch、ch'、sh 拼写时，威妥玛拼音为“ih”，假名标注省略为长音符号“一”：shih（失）→ シー、chih（知）→ チー。
- (3) 声母 + 以 i 为韵头的复元音韵母
- ①. 复元音韵母 in、ing。韵头 i 均不标注，声母假名后直接接鼻音韵尾“ン”或“ヌ”：lin（林）→ リン，ping（平）→ ピヌ。
 - ②. 复元音韵母 ia、iao、iang。韵头 i 均标注为“イ”，但是韵腹部分会有不同变化。其中：
 - a) 复元音韵母 ia。当声母为舌尖中音 l 和舌面音 hs 时，韵腹 a 与韵头 i 不相拼，标注为“ア”：lia（俩）→ リイア。如果声母为舌面音 ch、ch'，首先标注韵头假名“イ”，之后韵腹 a 与韵头 i 相拼成“ヤ”：ch'ia（恰）→ チイヤ。
 - b) 复元音韵母 iao。当声母为舌尖中音 n 和舌面音 hs 时，韵腹 a 标注为“ア”：niao（鳥）→ ニイアオ。其他情况下首先标注韵头假名“イ”，之后韵腹 a 均需与韵头 i 相拼成“ヤ”：p'iao（票）→ ピイヤオ。
 - c) 复元音韵母 iang。如果声母为舌面音 hs，韵腹 a 标注为“ア”：hsiang（想）→ シイアヌ。如果声母为舌尖中音 n，韵头 i 不标注，韵腹 a 标注为“ア”：

niang (娘) → ニアヌ。如果声母为舌面音 *ch ch'*, 以及舌尖中音 *l* 时, 首先标注韵头假名“イ”, 之后韵腹 *a* 与韵头 *i* 相拼成“ヤ”: *chiang* (江) → チイヤヌ。

- ②. 复元音韵母 *ieh*、*ien*、*io*。韵母 *i* 均标注为“イ”: *hsieh* (鞋) → シイエ, *mien* (面) → ミイエ。但是, 当韵母 *ien* 与声母 *hs* 相拼时, 标注“イ”会变为拗音“ィ”: *hsien* (仙) → シィエン。
- ③. 复元音韵母 *iu*。如果声母为舌面音 *ch*、*ch'*, 标注时韵头 *i* 与韵腹 *u* 拼写成“ユ”, 同时韵腹 *u* 的假名不会省略: *chiu* (九) → チユウ。如果声母为舌面音 *hs*, 以及舌尖中音 *l*, 韵头 *i* 不标注, 韵腹 *u* 标注为“ウ”: *hsiu* (修) → シウ。如果声母为舌尖中音 *t*、*n*, 韵头与韵腹之间不拼写, 直接标注为“イウ”: *niu* (牛) → ニイウ。
- ④. 复元音韵母 *iung*。如果声母为舌面音 *ch*、*ch'*, 首先标注韵头假名“イ”, 之后韵头和韵腹拼写成“ユ”: *ch'iung* (窮) → チユヌ。如果声母为舌面音 *hs*, 韵头和韵腹拼写成“ユ”, 韵头假名不保留: *hsiung* (兄) → シユヌ。

4.6. 韵母 *u* 的标音方法

韵母 *u* 的标注方法在《辞彙》中最为复杂。总体而言, 韵母 *u* 通常被标记为“ウ”, 但在某些情况下, 也会出现“ユ (*yu*)”、“ヨ (*yo*)”、“オ (*o*)”等三种衍生假名。这些衍生假名的出现可以看出, 石山福治认为韵母 *u* 在特定语音环境下可能会发生音阶上的变化, 趋近或转变为“*o*”的音值。另外, 在标注复韵母的过程中, 当韵腹为“*a*”时, 韵母 *u* 也同样经常会先与韵腹进行拼写, 合并标注成“ワ (*wa*)”

(1) 零声母音节

- ①. 单元音韵母 *u* 标注为“ウ”, 音节末尾增加长音符号“ー”: *wu* (五) → ウー
- ②. 复元音韵母 *ua*、*uai*、*uan*、*uang*。标注时韵头 *u* 与韵腹 *a* 拼写成“ワ”: *wai* (外) → ワイ。
- ③. 复元音韵母 *uei*、*uo*。韵头 *u* 标注为“ウ”: *wei* (圍) → ウエイ。
- ④. 复元音韵母 *uên*。韵头 *u* 标注为“ウ”, 同时韵腹“*ê*”标注为“エ”: *wên* (問) → ウエン²⁶。
- ⑤. 复元音韵母 *uêng*。韵头 *u* 标注为“ウ”, 同时韵腹“*ê*”标注为“エヘオ”: *wêng* (翁) → ウエヘオヌ。

(2) 声母 + 单元音韵母 *u*

韵母 *u* 绝大多数情况下假名标注为“ウ”, 其中:

²⁶ 该音节在《辞彙》中的“假名注音(威妥玛拼音)”索引以及正文中均标注为“ウエン”, 但是在“威妥玛拼音(假名注音)”索引中标注为“ウエヘオン”。

- ①. 声母为双唇音 p、p'、m, 唇齿音 f, 舌尖中音 n、l, 舌根音 k、k' 时, 韵母假名标注省略为长音符号“一”: nu (努) → ヌー。
 - ②. 舌尖前音 ts、ts'、s。当韵母是 ts、ts' 时, 假名标注省略为长音符号“一”: tsu (足) → ツー。当韵母是 s 时, 假名标注“ウ”不省略: su (寺) → スウ。
 - ③. 舌尖前音 tz、tz'、ss 后只接单元音韵母 u。当声母为 tz、t'z 时, 韵母的威妥玛拼音为“u”。标注时假名标注“ウ”不省略, 并且音节末尾增加长音符号“一”: tzu (自) → ツウー。当声母为 ss 时, 威妥玛拼音为“ü”。标注时韵母的假名标注省略为长音符号“一”: ssü (蘇) → スー。
 - ④. 声母为舌尖中音 t、t', 舌根音 h, 以及舌尖后音 j 时, 韵母假名标注“ウ”不省略: tu (土) → トウ, ju (入) → ル`ウ。
 - ⑤. 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sh 时, 韵母前增加“i”音, 韵母 u 标注变为“ユ(yu)”。并且音节末尾增加长音符号“一”: ch'u (出) → チユー, shu (數) → シユー。
- (3) 声母 + 以 u 为韵头的复元音韵母
- ①. 复元音韵母 ua、uai。韵头 u 会先与韵腹 a 拼写成“ワ”。但是, 该组韵母会在“ワ”的基础上发生不同变化:
 - a) 声母为舌根音 h 时, 标注为“ワ”: huai (壞) → ホワイ。
 - b) 声母为舌根音 k、k' 时, “ワ”前增加“o”音, 标注变为“オワ”: kuai (怪) → クオワイ。
 - c) 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 时, “ワ”前增加“yu”音, 标注变为“ヨワ”: chuai (拽) → チヨワイ。
 - d) 声母为舌尖后音 sh 时, “ワ”前增加“yo”音, 标注变为“ユワ”: shuai (甩) → シユワイ。
 - ②. 复元音韵母 uan、uang。韵头 u 同样会先与韵腹 a 拼写成“ワ”, 并且在“ワ”的基础上发生不同变化:
 - a) 声母为舌根音 h 时, 标注为“ワ”: huan (還) → ホワン。
 - b) 声母为舌根音 k、k' 时, “ワ”前增加“o”音, 标注变为“オワ”: k'uan (寬) → クオワン。
 - c) 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 时, 韵头与韵腹不拼写。韵头 u 音阶变为“o”, 并且韵头前增加“i”音, 标注变为“ヨ”: chuan (轉) → チョアン。
 - d) 声母为舌尖后音 sh 时, “ワ”前增加“yo”音, 标注变为“ユワ”: shuan (栓) → シユワン。
 - e) 韵母 uan 在拼写时还两处特例。第一、当声母为舌尖中音 n, 舌尖前音 ts、s 时, 韵头与韵腹不拼写, 韵头 u 音阶变为“o”, 标注为“オ”: nuan (暖) → ノオアン。第二、当声母为舌尖中音 l, 舌尖后音 j 时, 韵头 u 本身不标注:

luan (亂) → ロアン。

- ③. 复元音韵母 uei。当声母为舌根音 k、k' 时，韵头 u 音阶变为“o”，韵腹“e”同时靠向“o”，两者统一标注为“o”：k'uei (虧) → クオイ。
- ④. 复元音韵母 ui、un、ung 与声母拼写时，韵母假名变化如下：
 - a) 声母为舌尖中音 n、l，舌根音 k、k'、h，舌尖前音 s，以及舌尖后音 j 时，韵头 u 音阶变为“o”，标注为“o”：k'un (困) → クオン。声母为舌根音 h 时假名省略：hui (灰) → ホイ。
 - b) 声母为舌尖前音 ts、ts' 时，如果韵母音节为“ui”或“ung”，韵头 u 音阶变为“o”，标注为“o”：tsui (嘴) → ツオイ。如果韵母音节为“un”，韵头 u 标注基础假名“ウ”：tsun (尊) → ツウン。
 - c) 声母为舌尖后音 ch、ch' 时，如果韵母音节为“ui”，韵头 u 音阶变为“o”，并且韵头前增加“i”音，标注变为“ヨ”：chui (追) → チヨイ。如果韵母音节为“un”或“ung”，韵头 u 前增加“i”音，标注变为“ユ”：ch'un (春) → チュン。
 - d) 声母为舌尖后音 sh 时，如果韵母音节为“ui”，韵头 u 前增加“i”音，标注变为“ユ”：shui (水) → シュイ。如果韵母音节为“un”，则在“ユ”后增加“イ”音：shun (順) → シュイン²⁷。
- ⑤. 复元音韵母 uo。该组韵母与舌根音 k、k'、h 拼写时，韵头 u 标注为“ウ”：k'uo (闊) → クウオ。而与舌尖后音 sh 拼写时，韵头 u 音阶变为“o”，并且韵头前增加“i”音，标注变为“ヨ”：shuo (說) → シヨ。

4.7. 韵母 ü 的标音方法

韵母 ü 在拼写时，在所有情况下全部标注为“ユ (yu)”。仅仅在作为韵腹时，“ユ”后才会增加“イ”的音。可以看出，石山福治总体上认为韵母 ü 是一个介于“イ”和“ウ”之间的音，并且在作为韵腹的情况下，发音会在最后重新向“イ”回靠。韵母 ü 的注音方法如下所示：

(1) 零声母音节

零声母音节中，韵母 ü 全部标注为“ユ”：yuan (圓) → ユアン。在没有后续韵母，或者直接接鼻音韵尾时，“ユ”后增加“イ”音：yu (魚) → ユイ，yun (云) → ユイン。

(2) 声母 + 单元音韵母 ü

单元音韵母 ü 在与声母拼写时，全部标注为“ユイ”，其中：

- ①. 声母为舌尖中音 n、l，以及舌面音 ch、ch' 时，韵母 ü 标注为“ユイ”：nü (女) → ニユイ，chü (具) → チユイ。

²⁷ 该音节在《辭彙》中的“假名注音(威妥玛拼音)”索引以及“威妥玛拼音(假名注音)”索引中均标注为“シュン”，但是在正文中标注为“シュイン”。

②. 当声母为舌面音 *hs* 时, “*ユ*” 前增加拗音 “*イ*”: *hsü* (虚) → シイユイ。

(3) 声母 + 以 “*ü*” 为起始的复元音韵母

以 “*ü*” 为起始的复元音韵母在拼写时, 韵母 *ü* 作为韵头时标注为 “*ユ*”: *chüan* (卷) → チュアン。韵母 *ü* 作为韵腹时, “*ユ*” 后增加 “*イ*” 音 *hsün* (尋) → シュイン。

5. 结语

由于汉语发音自身的复杂性, 用日语假名标注中文发音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情。如果严格按照发音一味地追求完全正确, 那么这个注音系统必定会非常复杂。但是, 从《辞彙》中的实际标注情况可以看出, 石山福治虽然尝试利用日语的发音特征来描述汉语发音, 但是相较于完美复刻每个音节, 他做的是退而求其次: 在保证一定正确性的同时, 又尽可能地给出一些相对统一的注音规则。这使得该书中的日语假名注音系统相较于同时期出现的其他假名注音系统要更加简洁并附有条理性。这种注音方法的优点就是能大大降低汉语学习者的入门门槛, 使初学者们即使面对再难的音节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最直观的方式发出最近似的声音。但是缺点也同样明显: 声音是汉语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无法理解正确的发音, 会大大增加后期深入学习汉语时的学习成本。当然, 这也是速成教材与传统教材之间一直以来的区别之处。石山福治一生致力于编写速成、自修教材, 因此有如此的取舍也是可以理解的一件事情了。

目前为止, 笔者已对《辞彙》中的日语假名注音系统做了初步整理, 基本摸清了这一系统的注音规则。但是笔者目前暂未通过现下的研究结果进一步分析当时北京官话的实际发音情况。另外, 这一系统是石山福治独自思考出的, 还是有底本的帮助, 关于这点也尚不明确。并且, 鉴于《辞彙》在中日辞典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 这本辞典中出现的假名注音系统对其后出版的众多汉语教材和辞典有无影响, 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 李晶鑫, 石山福治 (Ishiyama Fukuji) 的生平及著作, 《中国語研究》2019 年第 61 号, 东京: 白帝社。
2. 李晶鑫, 近代日本本土中日辞典的革新与发展 - 浅谈石山福治的《支那語辭彙》(1904), 《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2021 年第 14 号, 大阪: 关西大学东亚文化交渉学研究科。
3. 六角恒広, 《中国語教育史の研究》, 1988, 东京: 东方书店。
4. 天声社, 《靈界物語 第 54 の巻真善美愛已之巻》, 1925, 京都: 天声社。
5. 拓殖大学創立百年史编纂室, 《田中逸平 - イスラーム日本の先駆》, 东京: 大塚工艺, 2002 年。
6. 石山福治, 《支那語辭彙》, 1904, 东京: 文求堂。
7. James Curtis Hepburn. 和英語林集成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 with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Index*. 1867. YOKOHAMA: KELLY & Co.
8. James Curtis Hepburn. 和英語林集成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 with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Index. 1872. YOKOHAMA: KELLY & Co.

9. James Curtis Hepburn. *和英語林集成 Japanese-English Dictionary; with an English and Japanese Index*. 1886. YOKOHAMA: KELLY & Co.
10. 明智学院大学图书馆《和英语林集成》数据库: <https://mgda.meijigakuin.ac.jp/waei/roma.html>。